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七

宋　曾鞏　撰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

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盐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損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矣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闗節以動視聽甚者晝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

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
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
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
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
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
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
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

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槩然𦕈邑人者必道常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葢本於易其加於庭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寛行沃可宫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甞視

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衔衔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修也直慶厯六年覲主道士凌齊曅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曅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曅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

記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朞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閒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

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収租米趍歸捽挽至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辯於州不直周氏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聨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産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

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宮從濠州八月也慶歷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名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子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埒為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昆蟲也禽獸昆蟲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

禍也相禍則其類絶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搆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搆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

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禽魚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

賢韓子殁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巽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歷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

而濵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輙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闑賔至無舍舘令治所雖有屋而庳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歴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賔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斂勑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羣吏之舍聽事之廳使坐之齋寢廬庖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於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歷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

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歳費而有巨防賔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

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産惠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産矣凡縣之得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

謷也某月日南豐曽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

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慶歷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歴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

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輙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葢十年矣吾覩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攟摭纎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

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

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

於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益以不

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

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趍為之故其材不
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
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
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
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
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
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覲此學之作在
其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

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

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

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

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

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

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

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

大務則在其進之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

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

東方則絶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緜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巓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冐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

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略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旱議其隘者

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羮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隣之茀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争於勢利愛惡毁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羮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歆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

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

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趍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内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

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歷八年潤之金山寺成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爽亢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衡而瀕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

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此矣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於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奧殿瓌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辯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

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壊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為之歴道其興壊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歴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

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宫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以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

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藁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元豐類藁卷十八

宋　曾鞏　撰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

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
窘寒暑闢而即之即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
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
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
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
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

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来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元氏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

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兜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耞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抵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頻伸而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

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邪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宫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黄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宫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廄園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既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意予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

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彼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入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遘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閒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託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

記之所謂賔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内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来千有餘歳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茍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

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塡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鬬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其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

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抜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厓抜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蘩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

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徼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

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大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

遷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具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寳之際久不見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茍

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益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説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益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

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歴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泯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葢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士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

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立不茍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黄巽公

權来為其令抑豪縱恵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来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

年春又來請屬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

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盖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子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

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

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辯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

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

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

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緡於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禄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盖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禄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

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内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歴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益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

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譎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茇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隋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

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熈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

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

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愽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

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宫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熈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闗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冐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葢障兩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於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邉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賔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於夷塗自七

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葢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葢公經理勸督内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災子産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灾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大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争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閾隘庳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代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藳卷十八

元豐類藁卷十九

宋 曾鞏 撰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焉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漑之其西七鄉之田
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産
有鳧雁魚鱉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鸎脰
湖而今名大歴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
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
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説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

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
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邱崇元躬按治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救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
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
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濵有地曰
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
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吏庚又命禁絶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趍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

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髙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

石堙水闕其間而高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

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

柳益舊揔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

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

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熈

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

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

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茭葦果蔬水産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覩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葢大歷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

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從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盖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鄭康成釋歴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
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濵濟陰定陶西南陶
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
地不宜相遠二家所擇雷澤河濵壽丘負夏皆在魯衛
之間地相望則歴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
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
歴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
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歴山其一

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葢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嬀汭
則耕歴山葢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嬀
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歴山為雷首之别號不考其
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歴山舜所耕
處故其城名歴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歴山
也故名之曰歴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滙於黒水之灣又西北滙於柏崖之灣而
至於渴馬之厓葢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

甚及至於厓下則洎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於歴城之西葢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葢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

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㑹於濼杜預釋在歴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葢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熈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釃而為渠布道路民廬

官寺無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泄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為工因其故門絫石為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楗析為二門扃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

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懐徳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為之書是時熈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蔡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嶋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眾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

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如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収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

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熈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始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

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過於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

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隨之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月相勉趍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葢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葢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

動其心異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肯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

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

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袾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熈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為已任不舍其

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總為屋若干區總費錢二十餘萬智遲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盖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熈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吴分其部所領八

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粤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於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熈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令守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葢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

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襃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徙宅於岐作為宫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廼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

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子之識
會子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逮
子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
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
國公元偓尚書戸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
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兹南土實
留京師則作門者葢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
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

役卒之羨者其瓦甓合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

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絚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輙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虗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虗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旁而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其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

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宫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宫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

且險又將抗其恩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葢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

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

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

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當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

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

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
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
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藁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欽定四庫全書

元豐類藳卷二十　　宋　曾鞏　撰

制誥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制門下錫之列壤顓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

宰路所以褒隆舊秩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號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綸國體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令方内靖嘉百揆攸叙助朕致此時廼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秘殿閲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于台衮極備物之恩榮於戲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奬近輔

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尚體眷懷往祗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為職者也惟禁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特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諝拔出一時豈稱公選具純明脩潔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

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玆位今寰內嘉靖朝廷燕閑朕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令待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顲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厥敘

勑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吾民事為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

歎苦之聲有廉恥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既擇人付以兹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於下開導羣情使通於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别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於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羣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凡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脩潔慈祥仁篤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

汙慢苛薄媮偽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内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虚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爾以學行材諝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祗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右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為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叅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珵戶部郎中制 左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儁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

信賞可

王陟臣馬坑戶部員外郎制 右曹

勑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郎於首闢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

能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祇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其精爾以博學多聞册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祇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羣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稽於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賞勸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

勑具官某爲郎居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之俊良俾佐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以稱厥官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宫室城埕程匠度材之事郎於隍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高遵惠改云副貳之選甚高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内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羣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欽哉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勑具官某論功烈定勲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計羣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属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便殿最允而功用興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為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寛齊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為可

晁端彥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兹位國有陟明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禄廪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右曹為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圖爾之勞可

趙令鑠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體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勑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強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擬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勑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

於册府宜升階品往祗厥叙夫能據經之説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黄寔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説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録攷序之政主以列卿不

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為重爾辟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大常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交修官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可 王子琦改憲府作卿

張鐸崇翟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勑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

往服厥官盖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欽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為之爾敏茂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予奬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勑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奬進之

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茲位其務稱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為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禄卿

勑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

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子采爾明習吏事勞閲有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衮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叅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吏治閲試惟舊廷尉之選（少卿改云廷尉之貳）是用屬汝尚思明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

勅具官某傳聲賛導之官所以賔接四方之使客位在

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愼爾以辭學材諝列職史筵宜進丈陛往承厥序尚其祗飭以服朕恩可

廪正臣董詵司農少卿制

勑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愼爾明習吏治勞閥有聞往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勑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

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往

共厥服汝惟克諧其體朕恩尚思祗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勑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

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

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忘訓辭可

黄華職方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

籍典以郎曹擢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實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勑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叅贊為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内殿崇班制

勑具官某虞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藁卷二十